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二四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二四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第二十四冊目錄

浮槎文集	一
蓼莪吟館詩集	三一
十一草	一三七
玉沙集	一四〇
素聲集	一四六
越巢詩集	一五一
石嶽文寄 詩寄	一二三
石嶽文寄	一二六
石嶽詩寄	二六六
蕉鹿草堂遺稿	三六一
勺湖亭稿	三八九
粵遊偶咏	四〇七
道盦齋詩稿	四一九
吳六奇書札	五五七
方綱致秋盦殘箋	五八七

浮槎文集

四卷

楚湘潭王岱山長著

鈔本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清湘潭王岱著

浮槎文集

蔡鵬雲題

浮槎文集

景東別墅
所藏珍本

浮槎文集

浮槎文集 錄

卷一

重修韓祠碑記

澄海重建文昌閣碑記

澄海重建縣治堂宇碑記

澄海維舟亭碑記

重修順天學宮碑記

大治余氏祠堂記

卷二

王太史二彌先生傳

羅貞一先生傳

浮槎文集

陳憲之傳

高鴻公先生傳

安丘孔氏張母慈節傳

附記

石門吳婦丘孺人孝節傳

皇清誥封奉直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講學士亮工蘇公行狀

黃岡王母陳氏杜氏節壽紀

荊門胡太母丘氏節壽紀

卷三

方 昆墓表

清江大理寺左評事白公墓表

工部司務周公竹懶墓誌銘

湘潭宰桐城渥源姚府君墓誌銘

明中憲大夫對徽胡公墓銘

詹母周孺人墓志銘

姚氏項孺人墓志銘

南郡李孺人墓誌銘

卷四

祭蘇亮工先生文

吊范愚山先生文

祭劉指揮懷仁文

浮槎文集

祭李萬舍文

陶仲調先生誄詞

祭白仲調評事文

白仲調誄詞

顧華峰太夫人誄詞

祭崔太夫人文

本傳

浮槎文集卷一

重修韓祠碑記

楚湘潭王 岱山長著

澄海舊有昌黎韓公祠在龍潭寺之左萬歷間何郡丞敢復又設書院於祠前其方幅甚廣中有月池池上有橋橋池之前後皆祠地自遷斥後俱廢為營流侵居止存舊垣數堵余自康熙癸亥蒞茲土思祀公無所乃清出其地建祠祀之而以趙天水何鐵樓二公配享從舊制也已告成於乙丑之夏因為之記曰澄之祀韓入公舊也不獨澄為然也潮之屬皆祀之也潮之屬皆祀之人知之潮之屬所以皆祀之者未必知之也未必知之而皆祀之此公之所以為不可及也何也當公之

浮槎文集

卷十

也潮不過邊海一郡也誰復有聞其名而嚮往者其已至也山名韓山江名韓江木名韓木天下遂以潮為名郡名為韓非為郡也是當日公之德教入人也深故思之也亦深後此者能楷模如公其思之也深其楷模如公其思之也益深獨是公之生平其未至與已至未嘗異也何以在朝也不得之于居相亦不得之於察采何以至潮也無分知愚貴賤皆知戴之百世之後皆思慕之讚嘆之不異其心不異其詞則又何也或以自晉以後習清談尚脫慢唐以來競詞賦棄經史大夫踰閑蕩檢無所禁防公乃著原道以崇正學諫涕骨以開異端是理學之傳不起于宋而始于唐不聞于濂

洛而肇於昌黎宜乎其為百世崇祀俎豆不還也然此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蓋公之為人也負至性其事君也忠其取友也信其接物也慈每一言一動勤懇懇皆出至誠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又何惑乎知愚貴賤之思慕讚嘆而屢世不忘哉此潮屬皆祀之而未必知之者此也余故揭而出之以告潮人之祀公者是為記

澄海重建文昌閣碑記

梓潼文昌帝君之祠在在有之或專設或附於學宮以其主文故士大夫尤虔祀焉考其始末諸書所載不一繁雜怪誕不足徵信惟云帝君蜀之梓潼人姓張亞

浮槎文集

卷一

有道術公嘗以戰後廟祀屢著靈蹟至開元時玄蜀封左丞廣明二年僖宗加封瀆濟王咸平中因平王均亂神為默助遂詔加帝封是神之冥助武功者昭然矣及宋祥符間有舉子宿神廟見神商作來年狀元賦其後屢驗場屋以故徵科之士禱祀不遑是神主武又主文也其張姓者或為張宿之精又謂周賢士張仲詩云張仲孝友且梓潼縣分野正值參宿有忠良孝謹之象是以神有孝友之稱且文昌六星中有上將次將等相之名又有司祿一星主賞功進爵此神之所以以武顯又以文著也愈明矣且神所司者功過勸善懲惡足以廉頑立懦鼓舞振勵有關世道人心宜乎其祠祀于

巖宮相為表裏矣澄海舊建文昌閣於儒學澧門之左遷斥後蕩為坵墟康熙乙丑年建巖宮復建閣雖因舊址而高廠壯麗過之或者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文昌化書不無涉誕豈知聖人神道設教欲以舞廟人心愛移風俗即惟且不碍況其不詭於正有功於文教者乎古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則神之功德在人安得不亟祀又何疑於壯麗哉是為記

澄海重建縣治堂宇碑記

澄海古非邑也設於明嘉靖四十二年其縣治規制定於知縣周行成於知縣左承芳邑雖蕞爾而堂宇具備自遷斥初遇颶災遂成赤地上存後署一所而

浮槎文集

卷一

堂缺然自此者僅葺茅茨總以軍公旁午日不暇給余初蒞任仍於茅堂視事旋為隣人延葺灰燼乃闔邑紳士里民謬戴余撫綏至誠皆前此未有不忍予暴露風日願共捐建控於郡守郡守報可而予心仍不欲重困其民以求逸也遲之又久而請者至再以為縣治觀瞻之地為民非為官也使觀瞻無所是吾邑之陋吾民何以自安於是合眾力為之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公堂及左右吏胥之舍次第告成復建雕樓使司漏警夜者有所瞭望建申明亭書舊勅以為牧民者戒建賓賓館以待嘉賓而縣治之舊制始盡邑之紳士里民其為官計者詳矣而居是堂者其何以答民之勤懇耶乃名其堂

曰誠求聯其左右曰無廟民以自養無枉道而事人是不獨予為自勵將以勵後此之居是堂者居是堂者當思民之何以建是堂當思前令之何以得斯民而建是堂當思前令所以名堂之故何以居是堂而不愧苟不其然堂其能久居乎不能久居愧斯堂矣堂其能久存乎不能久存無復能建是堂矣余邇暮之人也自己卯賢書於今四十八年矣浮沉於公車淹滯於首蔭及設鐸京華附青雲而無路作吏濱海欲首丘而未能聊復潔清惟謹盡瘁乃公求補劇息黔於殘疆乃心長力短於卑位惟是不負素心無慚念影成敗利鈍悉聽氣數皇皇以興利除害為念邑中一切膠序祠閣無不踴躍

浮樓文集

卷一

木

助成不獨縣治之堂宇為然也而縣治堂宇尤為予待罪之地余豈敢忘是役也哉因為之記以垂於後人

澄海維舟亭碑記

澄海地接海濱環城皆水可通舟楫者自龍湖寨迤遞至南關外程倍水緩故舟楫鮮至自急水灘經澄洋崗杜王洲抵河堤者水迅程減行者便之往來多由是路然河堤孤注外河內田四無人居從東正路入城灣環幾十餘里從東徑路入城幾五里從北小路入城亦三里每舟抵河堤或風雨驟至或晦暝烈風奔投無所踰足無地行者又往往苦之邑太學林子有榴鄉之善士也慕義無窮一日過其地心切念之告余欲建一公所

為行旅踰足余思建宜必需司宇之人方久不廢苦令僧人主之又恐久為僧地與行人無關且往來樵牧勢且難踏僧難久居均非經久之計始與林子議建亭於河堤亭跨堤脊中通行人左右置石坐過暑雨風暝可以須臾息肩高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深二丈亭東河畔石泊廣充一楹為大室備夏水冬湯之所其於設亭之意庶幾乎備矣名曰維舟亭以解纜者可不需而維舟者非亭莫息也余因是有感焉夫林子籍於澄而家於潮乃偶一至澄即觸目動心創千百年便民之計其視今日談經濟者一籌莫展與生民休戚膜不相關談仁義者欲立欲達徒付口頭無裨實濟對林子能無愧

浮樓文集

卷一

七

乎使林子異時膺民社之寄其設於便民者又當何如也是不可無記

重修順天學宮碑記

京師為首善之地成均而外其隸順天府屬者又有類宮以養賢育材故其規制宏麗甲於外郡幾與辟雍等歷代相承無不盡制本朝右文亦所首重庀材鳩工似無餘力而棟圯垣頽事不恒有余以康熙十六年量移京衛教授至文學類宮見傾圮荒蕪不覺驚愕失措謂都之人士曰京師首善之地亦復如是也士人曰不然禮樂待人而興往者順天類宮號稱巨麗歲月淹久官師視為具文司鐸視為傳舍陳陳相因無復過問

至康熙二年少京兆高公適蒞督學堂事興起教化百廢具舉曾捐數千金取數百年之堂構鼎新之一時廟貌改觀未幾公解任而守視者無人由是日廢月隳漸為風雨之飄搖牲畜之踐踏蕪穢凋離出入無禁市獫游閒不復知為羹牆之地而旗甲之無棲者且從而盤踞之馬埒立于公堂索隄懸於廊廡每至祀丁告朔趨踰冗塞無徑可入馬豎牛墜又手箕足嫗嬉童舞投磔擲石亂其儀次法不能繩司事者往往改度徒鬱鬱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斯道凌替遂不可底使高公久任茲土必不至是矣余聞其言感歎久之因想見公之為人而無由一識其風采也士人曰不僅此也往歲公為

浮槎文集 卷十

少京兆時吏不敢舞文士不敢踰矩植善鋤兇風俗不變尤以民生休戚為心有冤抑莫伸者必向公呼泣如得其情必根株盡法或時掣不展即拜疏為民請命聞曾以救一孤寡幾致受過亦不挫其志而變其節公之不畏強禦介特類如此余因言益感歎不已而慕公尤切乃於十七年復補少京兆至期之明日即入廟謁聖甫歷階陟廡不覺色勃然變心惻然思久之咄嗟相繼即詢所屬官吏窮黷宮所傾圮之故眾嘿然無以對公歸署仍復捐金舉事運木石補垣墉塞徑實清隱占更其朽桷腐椽飾以刻節繪稅精詳周慎仍如其舊獨是旗甲之鳩居者未能遽徙遣吏致詰反唇相稽公毅然

曰是吾責也吾職司督學法不能伸非所以盡職也法行而生患非所以安人也吾有驅祛之策在乃往詣鑲黃旗都統某公為之開誠布公語以大義而都統亦豁然悔悟即徹其旗甲之營駐之他所於是宮牆肅清壁簾得奠俎豆得陳一時里巷之居人聳然知先聖之尊不可褻文廟之重不可踐一時屬吏及多士亦瞿然知我公不猛之威令勁悍知懼不顯之德使頑蠢俱化共思立石以紀其事而以記屬之余余微員也又不足為公重抑何能記公乎獨念余慕公行事者久則記公之願也語云口碑載道又曰與人之頌口碑者草野之言不必文也與人者臺隸之屬非關貴也則余記之亦猶

浮槎文集 卷十

行古之道也矧如公者安可不記也何也今夫人居一官每視官為寄復不肯實心任天下事故其事不立或為勢阻或為利屈遷延瞻顧首尾俱畏故其事不成公以天下為己任居其職必思盡其職盡其職必思濟其事且聰敏過人于事無不知知無不為為無不力每一事入公之心是非瞭然利害皎然是不可使曲非不可使直利必思所以興害必思所以去迎及而解無復留滯歇廡中外久歷年歲凡所至之地聞其名其人無不望風自勵及為京兆之日勢如建瓴破竹順風而呼不遺餘力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公監臨鄉閭者再皆有能聲今年秋試復叩命視事立除一切積弊凡彌封對讀供

給騰錄各司屬公提調者無不竭盡心計徹日夜不休
息經營畫理務期咸得其所吏勤于職隸勤于事犯者
有常典往歲號軍服役多刻索舉子公却儀從微行巡
察衆皆歛跡趨承惟謹時騰錄千人有庚癸之呼公立
令役汲水以濟切責司事者衆譁始息復宥其嚴遣而
薄懲之出閨後令鑿井騰錄所以贖過是公之所以利
士民者不獨在一時且在百世也其平生拯患救災恤
孤憐老種種不能悉述則學宮之修建特其大端耳公
由此爵秩日隆其所設施者又寧有涯也哉余即不言
後此者其能嘿嘿乎惟直書其行事以為居官者勸衆
咸曰可因鐫之于石公諱爾位號顯之遼東錦州人時

浮槎文集

卷一

十

大清康熙十七年戊午季秋月

大治余氏祠堂記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帝王則有郊祀禘嘗自諸侯祀
祖外則有封內山川至大夫以下無不祀其祖者不獨
世祿之家有之即一命再命皆有之所以序昭分穆祀
乎其先者至謹也夫今之祠即古家廟之遺制也晚近
之世其意寢失祀有祠者千百什一且非世祿再命三
命者不能有亦不得有焉今海宇十五國之風不一而
維吳楚風景相接其俗近似然豫章之地無不祠者即
子孫寢微其祖先之祠未敢廢也而吾楚獨不然湖之
南北祠不多見豈其本源之誼薄抑其勢與力有未逮

耶癸亥夏余量移粵東假道大治時吾兒禹書設鐸茲
地因得與薦廬紳先生相接而余氏尤望族其司馬公念
劬中丞公佺廬則余車笠交也司馬乃書其祠堂始末
索記余不覺慨然有感也古語云家富而後知禮義候
之門仁義存茲余氏自祖別駕公道定中憲公必迪至
玉節公以制科官監司玉篆為名孝廉及今司馬中丞
二公始世簪紱冠蓋相望而子孫麟炳終黃英茂俱登
仕版不獨大治稱望族在別屬指不多屈雖地靈所致
實其祖宗清白傳家其子若孫之孝友善述故為天所
篤祐以至是則是勢與力之相副又豈偶然哉則是役
也可以風一邑并可以風一世焉

浮槎文集

卷一

十一

浮槎文集卷二

楚湘潭王 岱山長著

王太史二彌先生傳

太原王二彌先生諱邵字炳藜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漢以後其族系不及考而明則世有隱德自學博公奇郡司馬公鼎至者實公起其時僑寓陝之孤山於瓜圃遇異人曰汝後嗣有如是瓜俄而不見識者知為後昌之徵乃生瑞廷公所用以明經起家宰蜀仁懷瑞廷有文名博涉羣書尤究心理學子弟負笈受業者數千里不絕多致通顯當宰仁懷時值僻陋荒陬兼兵燹殘躪公撫綏教養有文翁之化懷民德之來歌去頌不置瑞廷

浮槎文集卷二

生三子二彌先生其長也先生夙秉善根淵源孝友家學既勤天質更敏齒亂能文年十三受知文太肯拔剋童子試十六食廩餼試輒前茅辛酉登恩選遂魁鄉試先生諸生時即丁感瑞人之艱舉孝廉又值瑞廷公之變皆哀毀骨立憾深風木念灰進取淹留十載至辛未春官始成進士與楊機部廷麟同出倪文忠元璐之門並選庶常與黃石齋文鐵庵王覺斯輩友善日以名節相砥礪兼留心古學時學者當拿州竟陵角競之交出奴八主聲吠失寔先生獨自立位置蘊籍經史取裁古人發為文章代毛沈髓陳言務去以天下為己任孝廉時值保德寇亂糾里人團練捍禦通籍後愈抱宗社隱

浮槎文集卷二

撫按監司守令之選而後大法小廉悉民困兵匱國耗之情而後外寧內治滌軍餉鹽政錢法之弊而後國裕家給因言晉撫吳牲撫民禦寇方略上為霽顏旋擢吳牲樞貳及先生再使代儲猶復理名對前說申奏至再暨疏所過郡縣寇氛災傷情形上為動色屢賜溫慰思所以大用而部黨囂起正人並退先生亦以疾告矣迄回籍後猶時時與地方大吏議戰守為梓里救瘡痍為太行孟門保障至癸未以司業召先生而先生不赴未幾竟以憂勞國事至疾以卒誰謂先生見幾求退為自求計乎先生家世理學於忠孝大節信真守定不容毫髮或爽至于急難賑饑施棺澤枯建橋普濟種種不能

悉舉先生分校禮闈得二十人皆知名士已卯主楚試入設者九十六人其四十八人副焉中多志節之士不獨以文章稱楚材也如陳文節純德楊中丞文薦竟以身殉國難先生之得人可知矣岱與叔長廢登兄士乾世顯皆已卯所拔士曾以甲乙之變流離播遷遂至淪落無以副其知遇方裝筑在庾戌午先生仲子宗本官良鄉丞始以遺稿見示岱讀竟高文典冊居然賈陸韓蘇再見不覺感歎留連至於出涕有師如此四十年尚不知其文章之博奧豈復可比于人數哉典型在望百世猶師矧身出其門墻者乎於是因為點定詩以共得十卷剞劂行世以俟世之尚論者焉

浮槎文集卷二

三

羅貞一先生傳

羅公諱其鼎字耳臣號月江其稱貞一先生者公之及門追憶芳軌而私謚之者也羅氏族姓著于楚者晉之舍宋之黜明之喻義散于豫章者南唐若洞晦宋若從彥若大經若泌明若欽順若環若倫若洪先先後皆鉅儒名臣公之譜系又由豫章徙于楚之桃源故江楚之族姓皆同源焉其世久遠者不復載自貴澄公生奇山奇山生文所世有隱德稱桃源隱君子文所生子四人公其季也齒未龀崎嶇精敏具夙慧讀書目矚口誦心習神曾五官並運一展無遺忘其為文章方伸楮含毫數紙輒盡皆人鏤心琢思百索不一屬者同輩用是咤

異避席然志切廓清之志才足濟務非沾沾章句流也庚午應諸生試而學使者拘牽繩削多士之卓犖者皆不錄公其一焉適唐公暉以督餉至楚得公文亟賞拔置之遺錄比入闈時迫而見屏生徒不下數千聞于試院以希復收肩摩肘擊喧雜擠搶致公不得前受卷及入已午公倚案疾揮七執立就時獲雋爭相傳訝以為口實方伯杜公某為紀其事旋丁太夫人艱至庚辰始成進士而文所公方八十終養歸里踰年亦嬰憂戚仕進路絕公素至性每引孫固之言以愛親之心愛君乃祿不逮養所不忘夙夜者國恩未報耳時閩獻交逆中原多故襄鄧之間已淨土未幾楚蜀全陷公乃糾集

浮槎文集卷二

四

里社子弟立保甲練武設隊伍嚴烽堠捍禦半壁辰常燐火間為哀息及北闕蒙塵南基再定公瀝血披心呼天搶地期于盡節致命乃間闕行在以舒積懷而神鼎雖還煬竈未去玄黃復戰水火燄與公處大行散曹猶披誠抗疏以爭國避寇奉使南行而金陵不守公志益迫會楚撫何公騰蛟堵公胤錫張公曠義旗雲集湖湘聲勢復振招公共勦大舉公亦毅然誓志捐軀戎馬與何公郵書往復高確進取以家事屬其子刻期就道心摧形毀寢食並廢病遂痼篤臨沒而呻吟展轉于國事者不置天平命也然公之在閩里也無念不在拯世救民如城工之役水利之復解網之繫糧餉之累凡有

裨于里人者皆大聲疾呼與當局者爭與除務期于利
存害去狐鼠因而歛迹至歲值凶數議賑議濟散粟炊
糜活人無算其餘急患難勤推解歲無倦色獎善宥過
身鮮宿怨宗黨之內孝友雍睦吾儒分內應盡者略無
缺焉而蠶褐澹素恥比要人亮節坦懷不欺孺子則自
性成也公所著制藝有仙掌社月江草行藏合稿紅雪
社古文辭有月江集前著草諸種娶李氏生子三今四
川道御史紫蘿公人琮其長也城瑛皆諸生紫蘿壬午
孝廉辛丑進士其詩若文能世其家學焉

陳憲之傳

陳先生諱王紀字憲 山西猗氏人其先為陳邀以都

浮槎文集 卷二

五

尉從漢高帝擊項羽 叔氏敬侯因占籍其後苗裔繁
衍代有傳人至明時冠蓋相望傳至某某皆豐于財及
先生王父始中落生三子先生其一也兄弟皆守一經
蜚聲藝苑為子衿翹楚先生尤雋敏稱白眉甫弱冠即
薦於鄉為晉榜第二人時崇禎己卯歲也屢試春官者
不售乃一行作吏初筮仕得瓊州感恩其地在海外風
溽瘴癘民雜黎蛋俗殊風異既瘠且頑不聞禮義先生
教養生聚興革獎利民因便之俗為丕變七年報最上
考移儀衛少府清慎如舊稱職又九年陞戶曹雲南司
主事先生秉公執正不畏強禦而哀矜平反有張釋之
之風時 皇陵樹戶訐告奸胥侵剋工食胥特賄希脫

網先生獨不聽竟置之法及滇南畔逆各商隱其貲本
數十萬及發覺在事染指者皆獲重譴先生亦不與患
一時嘆先生之清隨轉福建司員外復值通州牙王天
福等百人于沒倉糧下部訛賄在事者却罪無辜先生
仍執不聽復經會訊竟如先生議得平允近京庄頭多
窩盜法不能禁有周維新者以予財致斃卒得重法密
營漏網先生又不聽法竟行同官皆敬且憚初公瘞海
皆平轉及在內歷儀衛西東二司亦以資俸增秩未嘗
有特 恩殊遇總之重厚少文無終南捷徑又性慙直
與世落落故為賢者所愛為不肖者所易是以遇不償
其才也然先生如景 為世所不恒有如鼎彝為世所

浮槎文集 卷二

六

不易有歷年愈深精 愈出豈與世之碌碌較榮枯者
此哉

高寓公先生傳

高公諱承挺字澤外號寓公晚號鴻一居士系出齊公
子高後以王父字為氏至宋衛武烈王諱瓊發跡于汴
數傳至忠節公世則隨蹕南渡元末九世孫文忠公遜
志自蕭縣避地嘉興因繫籍焉明洪武初以明經秀才
薦歷官太常右少卿兼翰林院學士值靖難抗節避跡
卒於鴈蕩山子孫變姓名流移無定迨黨禁解文忠曾
孫葛始復居嘉興葛生磐磐生銘銘生文登隆慶丁卯
鄉薦官至膠州刺史祀于鄉及名宦文登生林增廣生

員贈工部郎中林生道素原名斗光萬曆己未進士官工部屯田司郎中配屠宜人生一子即虞衡公也公生穎異苦志能文亂齒舉長即補諸生由是博覽羣書尤務求經術經世之學父以工部督理桂藩府第罹難公請以身代不得飲慟毀形遂欲棄中移曾學使者勉以就功名雪父冤公感悟克勵自憤己卯得雋庚辰提南宮及廷對直言政府銓樞紹當利弊當局者抑置三甲初任直隸還安為邊境銜邑所轄大安喜峰青山諸口自庚午內陷十年三罹兵燹公乃撫流亡懲荒土建佃廬給耕種民散復聚者千七百餘戶更申請撫按蠲其通稅時天津糧艘水涸創行陸運派還安運四千石還

浮樓文集

卷二

七

安距天津遠往近千餘里運費倍於米值公乃上策上官以富民墊運屯糧二千石水泮補償或即准明年屯糧竟如公議邑民得安又平賦役使豪強與貧弱相等有避役行間及投充勳戚佃戶者執其魁戍之其弊遂息辛巳春饑施粥給藥存活甚衆所部紀錄有帥府遊兵時擾民公約束有法民得安堵繇是督師楊文岳及洪承疇撫軍朱國棟皆奇公武略謚以將才公乃薦鄧奇金芝丁自強後皆以戰功顯左都御史劉鴻儒時為諸生公拔識之其知人多類是至講武備修城垣築堤防開水利使旱澇無虞汙萊悉墾吏部尚書李日宣能公調之繁劇改任寶坻甫下車即禁越訴捕豪猾剔奸

胥蘇養馬濟河渠諸興除悉如還安寶坻近界嶺黃崖口警至公堅壁固守極備禦之法城得不陷公疏陳城守大略得溫旨上方欲大用公又兵垣郝綱以軍功列薦刺已報可其後寶坻再經敵擾公濬濠樹柵掘陷坑列火器練兵設伏制敵要害敵鋒屢挫奪歸民男婦被繫者數千拯其疾病資遣生還遠近方戴公之績忽聞大計調簡巡撫王繼謨御史韓文銓銜周胤蔣拱宸合疏爭之得旨功在封疆從優另叙忌者尼之卒有涇縣之調公恬然赴涇其治涇又如寶坻涇人有清高之稱與前令陳大綬何廷魁李邦華齊名傳為涇縣四賢令更上書史公可法欲聯絡兩河兵以躡逆聞於關陝

浮樓文集

卷二

八

網繆陰雨有成算未幾轉工部虞衡司主事上疏訟父冤謂瑞惠桂三藩一時就封惠桂兩藩並建於楚桂師錢糧不繼期日迫促內臣黃用誤以濕木致有寢殿傾圮之異然時值雷震不盡人事且父督理者正殿非寢殿罪不當坐始得昭雪復職還誥命旋予告終養太母歸里聞金陵失守公疾日痼于戊子正月感懷賦詩云八載京華夢天涯幾故人和陶書甲子吊屈賦庚寅地下從吾父堂前戀老親酬恩無一可生死共沾中白眼乘時俗煩憂祇自焚撫時慙小草抗志與浮雲故國天難問遺民史闕文惟將前進士慘澹表孤墳絕筆而逝時年四十六元配沈宜人生子佑紀貢監生候選州判

佑錫殤佑鈞諸生佐鉞儒士佑紀生洪謨廩生洪謨有子國柱佑鈞生宗濂宗洛宗涑鉞生洪讓洪詔洪誥公生平著書有稽古堂內外集醉鄉春秋會稽女子錄寶坻全城記

安丘孔氏張母慈節傳

張子貞以其母狀跪而請誄余雖唯唯而心未諾夫古之誄者如哀公之誄尼父尼父之誄延陵及柳下黔婁妻之誄夫皆一二語至數語非若季世之多溢詞也張子好古又安用是然張子之母銘者有人傳者有人余幾無以致喙雖然左丘公穀皆傳而文質各體雖馬同史而詳略異句余何妨重傳以行古之道歟傳曰安丘

浮槎文集 卷二

張氏孔母實為曲阜裔其遷壽光者已三世皆以文章仕宦顯孔母通明經張公繼倫稱內助靈敏端順才德交裕上下宜之其綜覈錢帛倉箱外即鷄豕酒茗機杼絀織諸細務無不竭其心力所謂勤則善心生以是僮婢無敢怠若事時明經公方急嗣孔母則長齋繡佛日夕禱祀祈生福慧之男由是而生張子貞孔母飯依空王者愈謹四十年無退轉有庶妾李氏生二女李亡明經公又沒母撫其遺女擇配名家子齋粧膝從情文備至不啻已出明經有端木風沒後值其侍御亦卒世情炎冷孔母以健婦持門戶族戚窺伺釁難且作孔母初以氣節折其外侮旋慨然思所以善後乃曰人所以

浮槎文集 卷二

生一子即貞二女庶中適某外史孔母之慈節張子之純孝皆加人一等又信而有徵可以傳矣是為立傳附記
安丘張杞園讀書為文一法乎古不移黍髮虬髯偉度氣象巖巖望之知為奇人余丁未遊白門寓承恩僧舍杞園適先即次因定交甚乳水別去十餘年余量移京銜冷澹而杞園亦應徵來都門重晤其白衣素冠心慘容戚蔬食不葷余驚詢之杞園曰貞別後遇奇厄今固再世人貞母之逝相沿而至貞無母無以至今日人母一育貞母再育人恨終天貞限二天余曰何也杞園曰貞祖宅附郭內多厯年所母居正宅貞居書室每晨夕

必往覲母某年月日地忽震初不曉其故止聞萬馬奔騰聲烟塵四合疑暴寇蹂躪急攜荆婦奔護母倉皇惶惚經宅巷危樓下樓通崩壓有婢相隨稍後得免貞夫婦則在木石下藍粉矣及母聞震亦匍匐覓貞婢子述其始末母號叫幾絕乃率其家僮戚里數十人挖木石大餘始得貞已殞死又得貞婦皆重傷頭目腫腫不復別識移置廳事俄頭瘀血高一尺與枕平至兩日夜纔微有氣息貞婦孕臨月子從腹出竟活貞夫婦自斃至甦自甦至復不知費母幾哀慟此母所以力竭氣衰至捐年也且也地震之死傷者何限其再生者幾人貞夫妻及乳子乃得再生豈真金剛不壞人豈真有命在天

淳樸文集 卷二

十一

此皆貞母生平苦節一誠所格故才覺呼籲彼蒼鬼神之為動也是母之再育貞者古所未有安得不為之悲慘欲絕乎余聞之不覺瞿然起立曰賢哉張子子之事皆世不恒有事固孔母之苦節所至亦子朝夕覲母之誠有以感之也安得不紀其事以為世間慈孝勸

石門吳婦丘孺人孝節傳

孺人丘姓石門明經丘公岳女十六通同邑吳居某七年而夫卒孺人絕粒誓殉旋以嗣子未立翁姑無養復稱未亡人立從子杭婚冠既畢復天又立其杭之弟樓自廿一歲寡至六十歲其孝節如一日其嗣子樓以其狀請言余生平不閑談墓間涉筆者皆文生於情也且

恒略其赫奕而詳于寒素今以孺人之節吳子之孝皆出於尋常之表因低回而不能已於言也何也古人忠孝節義皆生於情惟不專於情而本乎義則非卓然深識以名教為己任者不能也夫情私也義公也情出一時義在萬世情有變而義無改情至而事起情衰而事廢則事無不立即至時移局易終存確乎不拔之操者此也然此道非聖智英傑未易語也若夫衆人女子未有不囿于情者乃今觀孺人之行事則不然孺人夫死幾以身殉旋念親無以養嗣無以續苟一死塞責其于祖宗之祀何以慰夫子于九泉所將未亡人者何事耶

淳樸文集 卷二

十二

乃撫其從子杭而鞠育教養之既嫻且冠學業甫就而忽天在傍觀者以為孺人之心力既竭事亦可止而孺人又復撫其杭之弟樓其愛育教誨之勤仍如初志不衰而勞不憚必欲成其夫無子而有子其宗若祖無祀而有祀其深心苦節如嬰白秀夫之流誠且堅者非明夫大義者能若是乎今吳子樓本生之母具在而撫鞠亦在成人乃吳子失恃之慟與罔極之思又不啻孺人如巖穴之士不忘君國而憂天憫人之不已者又非明夫大義者而能若是乎夫世有己子或猶不愛有己母或猶不慕今以嗣母嗣子一慈育而不倦一孝思而不匱真無子而有子無祀而有祀是豈尋常世俗所謂孝